

六十年來的中國

(五)

王成聖

全面清黨迅速事功

民國十六年五月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及各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六條，決定清除惡化之共產黨徒、暨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及一切反動、投機份子之混入國民黨者。七日，中央清黨委員會正式成立，推鄧澤如爲主任委員，吳倚滄、曾養甫、何思源、段錫朋、冷欣、鄭異爲委員，國民黨全面清黨，於焉展開。南京、浙江、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各省軍民，紛紛自動清除共黨份子。各地共產份子倘非捕殺，亦均銷聲匿跡，轉入地下，完全失却憑藉。

在各地大舉清黨進行之中，共黨份子爲謀積極反抗，曾於湖南長沙、江西南昌、廣東海豐、陸豐及廣州各地，由共舊毛澤東、彭湃、賀龍、葉挺等發起暴動，均經各該地軍民同心合力，迅予救平。其中尤以五月二十一日發生於長沙之馬日事件，反共將領夏斗寅，何健大舉捕殺共黨份子，使左派勢力頓受挫折，武漢政權亦因之有所動搖。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實施全面清黨，全國人民一致擁護南京國民政府，信賴蔣總司令，迅即滙爲巨大洪流。武漢政權，內爲全國國民所共棄，外爲世界各國所敵視，情勢極爲危殆。在

武漢政權所控制下之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尤以軍隊把持稅收，工潮引起資金外流，及對外交通阻隔，商務蕭條之三大因素，益以共黨利用地痞流氓破壞農村、工業及社會所植之惡果，財政已瀕枯竭，此外由於罷工所引起之失業工人到處騷擾，乃使各地情勢普遍混亂。軍事方面則張作霖之奉軍已在大舉入豫，以討赤爲名進窺武漢，鮑羅廷圖以發動北伐力禦奉軍開創「革命的新路」，但自唐生智、張發奎兩部主力開赴河南後，反共將領第二十七軍軍長夏斗寅暨川軍附革命之第二十二軍軍長楊森，旋即乘武漢空虛，兩路向武漢進迫。迨五月二十一日長沙發生馬日事件，江西軍民亦羣起驅逐共黨，武漢政權已在四面楚歌之中。幕後操縱之鮑羅廷，投共將領唐生智，與改組派首領汪兆銘三者之間，自此矛盾叢生，積積不能相容。

在此期間，主張中共應獨立組織蘇維埃之托洛斯基，說服主張中共應附隸於國民黨之史大林，史大林改走托洛斯基路線，共產國際令飭中共不必再借國民黨的掩護。十六年七月指令中共於必要時示威退出，中共之執行委員會遂於七月十三日發表宣言，指摘汪兆銘不肯執行土地革命議案，並揚言將退出國民黨。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汪兆銘決定取締共產黨言論，二十七日罷免鮑羅廷、鄧演達離開武漢，徐謙往附馮玉祥軍中。八月

三日，孫科對中央政治委員會報告：

「共產黨已實行破壞國民革命，實行做反革命的勾當，中央從此不但要嚴厲的限制他們，並且已同他們進入戰鬥時期。」

汪兆銘終於八月六日發表其「錯誤與糾正」論文，聲言自己已有錯，並需立即補過，將共黨驅之黨外。八日，汪兆銘親向政治委員會提議清黨，會謂：「現在還要說是容共的，就不算得是人。」至是，武漢共黨除一部潛伏地下，餘均逃往江西、湖南。汪兆銘復與南京方面將領李宗仁及西山會議派之許崇智接觸，武漢左派政權於是宣告接近尾聲。

龍潭之役險象環生

寧漢分裂期間，北伐軍事受阻，孫傳芳及張宗昌、褚玉璞之敗軍，乃敢去而復返，陳兵長江北岸，與革命軍遙相對峙，雙方且不時有小接觸。十六年五月九日蔣總司令決定三路北伐計劃，十五日在武漢扣留餉彈，軍需極端困難之情形下，仍下三路總攻指令，以二三路兩路向盤踞浦口之魯軍猛攻，所向披靡。張宗昌因直魯軍西南兩路失利，下令總退却，命各軍在蚌埠、臨淮集中，首都南京正面之威脅解除。

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後，旅俄之馮玉祥中止行程即返國。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革命

軍攻克岳州之際，馮在歸國途中發表通電，率領國民軍全軍正式加入國民黨。九月十五日馮玉祥抵達五原，十七日就其「國民革命軍國民聯軍總司令」之職，授旗誓師如儀，下令全軍邁道甘肅，援助苦守西安之國民軍，解西安之圍，竭力衝出潼關，企圖與攻克武漢之國民革命軍會師河南。但渠之國民聯軍當新敗之餘，所部星散，駐地遼闊，除甘肅原有駐軍外，全部兵力不足十萬，並且械彈缺乏，給養困難，將士寒衣無着，飽受凍餒之苦。與國民革命軍會師中州，乃其唯一之生路。

其間經馮玉祥慘淡經營，集合各軍，乃於十五年十一月底擊退圍攻西安國民軍之鎮嵩軍劉鎮華等部。十六年五月，馮玉祥奉國民政府特任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五月六日馮玉祥移駐潼關，督師南下。當時正值各地全面清黨時期，馮玉祥成為寧漢雙方極力爭取之對象。

當武漢實行分共，馮玉祥即於七月十四日與孔祥熙等聯名致電寧漢雙方，提議召開閉封會議，討論寧漢合作。二十日馮復通電提出寧漢合作之具體辦法，但寧漢雙方反應冷淡。八月三日汪兆銘通電各方，說明武漢分共與南昌暴動情形，表示渠已具有反共決心，惟仍主張反共亦同時倒蔣。同時下令唐生智之東征軍開向皖中，圖使南京處於唐生智及孫傳芳夾擊之中。八日，南京方面將領由李宗仁領銜致電武漢，電賀汪兆銘驅逐共黨，促其前往南京。自此，汪兆銘與南京之李宗仁、上海之許崇智往還密切，造成不利於蔣總司令之情勢。汪、李、唐沆瀣一氣，揚言唯有蔣總司令去職，即可消除寧漢間之障礙。馮玉祥亦建議寧方，在安慶舉行中央執監委員會議預備會。蔣總司令乃決心以一己之引退，促成各將領之覺醒，將統帥權交付軍事委員會，而於八月十一日宣告下野，次日即過返故里奉化。

蔣總司令離京後三日，國民黨元老派之中央執監委員胡漢民，張人傑、吳敬恒、李煜瀛、蔡元培亦宣佈引退，旋即去滬。南京國民政府幾將瓦解，全國士氣民心，因而大受打擊，各地民衆紛紛自動集會，熱烈要求蔣胡回任。但南京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夏威等則致電武漢，請武漢諸人迅即來京。

然而汪兆銘却畏怯不敢東下，直至廣州李濟、黃紹竑通電各方，主張武漢政府即行遷寧，汪兆銘始於八月十七日向中央政治委員會提出遷寧的建議，當予通過，並依照汪氏意見，發表「遷寧宣言」，武漢會議，於此正式宣告結束。八月二十日，汪兆銘偕同譚延闓、于右任、孫科、顧孟餘、唐生智等離漢赴京。在九江滯留四日，與李宗仁等會商後，再隨李宗仁乘決川艦入寧。詎料，次日即有孫傳芳部偷襲龍潭之變發生。

孫傳芳乘蔣總司令下野，南京內部阨阻不安，秘密集中其殘餘兵力，傾巢來犯，自八月二十六日起連續七次渡江。以五個師又三混成旅之衆，兵力不下七萬，與革命軍第一、第七兩軍在棲霞、龍潭一帶發生激戰，革命軍第十四、十七、第四、第四十、四十四軍亦分兵馳援，出動部隊達十萬人以上，雙方均併力決戰，出動部隊開頭。革命軍前仆後繼，犧牲慘重，戰況之慘酷較北伐中汀泗橋、武昌、南昌等役尤有過之。卒賴革命軍之高度革命精神，將孫部完全擊退。此役孫傳芳所部被殲二萬餘人，被革命軍俘獲者三萬餘人，餘多溺斃或潰逃，孫傳芳之武力全部覆滅。

左派終歸全面慘敗

龍潭之戰中，南京一夕數驚，勢若累卵，其後雖賴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率部合力奮擊，轉危為安。但已予南京軍政負責人員莫大之教訓，於當時進行中之寧漢合作談判，實具重大影響。

九月初，國民黨寧、漢、滬三方領袖均已一致同意，應行共商全面團結辦法。九月十一日舉行正式談話，決議組織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十二日由寧、漢、滬三方分別推出特別委員如次：

一、寧漢滬三方共同推出者：

蔣中正、胡漢民、張繼、吳敬恒、戴傳賢、張人傑、汪兆銘、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李濟、何應欽、白崇禧。

二、寧方所推出者：

李宗仁、李煜瀛、蔡元培、王伯羣、伍朝樞、李烈鈞。

三、漢方所推出者：

譚延闓、孫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潛。

四、滬方所推出者：

林森、許崇智、居正、謝持、覃振、鄒魯。

九月十六日，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假軍事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暨軍事委員會之組織。翌日並發表宣言，揭示特別委員會之組織宗旨。十七日，舉行第二次會議時，即席決定了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重要人選如次：

一、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五人：汪兆銘、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

二、國民政府委員四十七人：于惟汾、于右任等。

三、大學院長：蔡元培

四、財政部長：孫科

五、外交部長：伍朝樞

六、交通部長：王伯羣

七、司法部長：王寵惠

八、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十四人：白崇禧、何應欽等。

九、軍事委員會委員六十六人：于右任、方振武等。

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告成立，同日發表宣言，揭示以下六項方針：

一、繼續北伐，削平軍閥，以完成全國之統一。
二、貫徹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以恢復民族獨立自由平等之地位。

三、肅清共產黨，以消滅國民革命之障礙，而保持國民革命勢力之統一。

四、建設革命秩序，厲行革命紀律，以保障人民之權利，而維持社會民生之安定。

五、實行總理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之建設程序。

六、掃除文武官吏貪污腐敗之積習，以樹立革命政府之模範。

中央黨部，亦經特別委員會決定仍設常務委員，秘書長及組織、宣傳、工人、農民、商民、青年、婦女、海外八部。惟各部均不設部長，採行委員制，各部各設委員若干人，由各委員互選主任一人，統理部務。

中央特別委員會之成立，與三大權力機構：國民政府、中央黨部、軍事委員會之改組，就表面而言固已結束國民黨十四年底以來之分裂狀態，消除各方之政見，使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新中央執監委員會之前，得以在安定之中渡過。然仍無法達成黨務統一與團結之任務，形諸於往後所反映之種種事實困難，其主要癥結厥在於下列三點：

一、中央特別委員會之設立，在國民黨黨章缺乏法理依據。

二、未能獲得寧方實力人物與元老委員之諒解與支持。

三、汪兆銘改組派人物之不斷反對與破壞。

凡此，俱使黨內糾紛大增，衝突日深，外敵內奸因而乘機而動，國民黨又復面臨新的危機。於是遂有唐生智之叛變，及討唐內爭，至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唐氏始因其所部三十五軍軍長何鍵之壓迫而宣告下野。二十二日，南京又發生贊成與反對擁護中央特別委員會者流血衝突事件。在兩廣方面，駐廣州之張發奎、黃琪翔部發動政變，驅走黃紹竑，引起桂系部隊討伐張黃，張黃將軍兵移駐外縣迎敵，廣州空虛。共黨趁機發動第二次廣州事變，大舉暴動，恣意燒殺擄掠，使廣州鬧市，悉成瓦礫，國民黨員，兵士民衆之被屠殺者，達二千餘人，為中外歷史罕見之慘禍。

共黨且竊據廣州，宣佈組織蘇維埃政府。張發奎、黃琪翔至是痛悟往日容共之非，立即回師戡亂，經激烈巷戰後，於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始將廣州收復。三日之內生命財產損失之大，無法統計。由於廣州事變血案係俄人策動共黨暴徒所造成，激起舉國輿論萬分憤慨，一致要求對俄絕交，肅清共黨，並對縱容共黨致釀巨變之張發奎、黃琪翔嚴厲指責。張黃日視桑梓之地滿目瘡痍，哀鴻遍野，痛定思痛，悔咎萬分，乃亦致電上海蔣總司令，及汪兆銘，何香凝等，轉而作清共絕俄之呼籲。而汪兆銘當時却一意袒護張黃，飾詞辯解，遂激起全國國民公憤，紛紛開會通電，上呈，要求國民政府立即下令討伐張黃並通緝汪兆銘、何香凝、陳公博、甘乃光、顧孟餘、陳樹人、陳璧君、王法勤等諸改組派人物。各級黨部人員慷慨激昂，不惜以去就力爭。國民政府乃於十二月十六日經過一番激辯後，下令討伐張發奎、黃琪翔，並順從民意，命鄧澤如、古應芬查辦汪黃諸人。汪自知已無法在國內立足，悄然於十二月十七日搭輪出國。

蔣總司令復出領導

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蔣總司令辭職後，中

樞失却領導中心，局勢迅即惡化，北洋軍閥捲土重來，共黨連續暴動，中央又陷於派系之爭，遂使國民黨分崩離析，險象環生。當日迫使蔣總司令辭職之若干將領幡然憬悟，如非敦請蔣總司令復職，國民革命軍即無法團結，國民革命亦無成功之望。當前情勢，尤將無以善其後。因此，民國十六年十一月月中旬，馮玉祥分電熊斌、孔祥熙，請轉促蔣總司令出山。十二月一日，又電蔣總司令謂：「爲今之計，惟盼吾兄東山即起，主持一切。」十一日，復偕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聯名通電各省，請一致擁戴蔣總司令統軍北伐，並電蔣保證：「弟等負弩前驅，願聽指揮」。此時，國民革命軍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應欽亦屢電敦勸，李宗仁則表示：「請蔣總司令復職，當然是我們朝夕希望的；但我們因愛介石先生之故，不主張蔣汪合作。」

「蔣汪合作」原爲李濟梁所提出之主張，其後因擁汪之張發奎、黃琪翔發動廣州事變、驅逐桂系勢力，籍隸廣西的李濟梁方始轉而反汪。但汪兆銘却在備受輿論撻伐，歷盡滄桑之餘，一改其反蔣之基本態度，應邀抵滬。與甫自日本歸來之蔣總司令共商召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事宜，並於十二月十日，偕同何香凝、王法勤、王樂平、陳樹人、朱霽青、陳璧君、潘雲超、甘乃光、丁惟汾、顧孟餘等，正式向四中全會預備會提案，敦請蔣總司令復職。汪氏在提案中曾謂：

「請預備會議即日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此職權乃去歲與師北伐之際，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授與蔣總司令者。而蔣同志之能勝此大任，已有不朽之武功，爲之證明。中間雖經寧漢分裂，情形阻隔。然自寧漢合作以後，則此等痕跡已經消釋。國民革命軍諸部隊，夙歸蔣同志節制，決無稍持異同之理。況馮、閻兩同志早經倡議，更可徵國民革命軍人心理之所同乎！蔣同志辭職，本未得中央允許；今茲以

預備會議之決議，催促繼續執行職權，實為義不容辭。」

汪兆銘並在提案中附有以下之聲明：

「如蔣介石同志能預備會議之決議，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則兆銘認為對於時局已有良好辦法。少數同志間對兆銘有不諒解者，兆銘儘可引退，以息紛爭。」

於是，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於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在上海拉都路三一號召開第四次會議，對汪兆銘等十一委員提請蔣總司令復職一案，議決如下：

「即日促蔣介石同志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以完成北伐並籌備全體會議之進行。」



十七年元月四日 蔣總司令返抵南京重新領導國民革命，指揮大軍從事第二期北伐。

但蔣公本人對於復職與否，處之淡然。十二月十三日蔣公在上海招待記者，公開表明態度。說明渠當在共產黨起來擾亂不止，或北伐繼續實現時，「可以出來指揮軍事」。繼又謂：「如不到這兩個時候，我決無出來的時候，我絕不計較個人的利害成敗，完全以黨的利益為前提；如祇爭個人的虛榮，以黨國為兒戲，更非革命黨所為，我自信決不如此。」

然而國內情勢之繼續惡化中樞無主，已不容蔣總司令長此置身事外，滄泊明志。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兆銘由上海乘輪放洋，國民黨內部團結障礙已告消除，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決議敦促蔣總司令赴甯主持中樞大政，且已通令辦理結束。蔣總司令乃在全國民眾嗚呼望治與軍政首長熱烈

期待之下，於民國十七年元月四日，由滬赴寧。九日，通電宣佈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除政治、黨務追隨中央諸委員共同負責外，同時秉承中央指導，專司軍令，並負責籌備第四次全體會議，俟北伐完成，當即向中央正式解職，以謝去年棄職引退之罪。」

蔣總司令在復職前對國事之第一重要主張，厥在對俄絕交。因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國民政府毅然下令撤消對於各地俄領事之承認，停止蘇俄國營事業，並令將俄僑分別遣回及註冊，迅即電令各省執行，並嚴拿俄籍共產黨人。

北伐大軍將近百萬

復職之舉，使紛亂局面頓形開朗，何應欽統率第一路軍再度克復徐州，與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同扼津浦、京漢二線，在軍事態勢上業已恢復民國十五年八月之優勢。李宗仁、白崇禧之西征軍乘勝進佔長沙，使唐生智之殘餘部隊全部肅清。民國十七年元月二十日，國民政府通過北伐全軍戰開序列令，以國民革命軍之作戰軍、國民軍聯軍之作戰軍，北方革命軍之作戰軍，航空軍之全部，組織北伐軍，由國民革命軍北伐全軍總司令統轄指揮之。元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委員會接獲山西閻錫山、河南馮玉祥電告，依戰開序列令，服從蔣總司令指揮，此即晉軍與國民軍聯軍加入國民革命軍陣容，從事北伐之始。

二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蔣總司令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分任第二、三集團軍總司令。十七年三月間，蔣總司令編組各軍完成戰開序列。四月四日，北伐大戰開始，茲將國民革命軍北伐軍與殘餘軍閥雙方之戰開序列，及兵力概況，予以略誌如下：

一、國民革命軍北伐軍

總司令 蔣中正

參謀總長 何應欽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蔣中正兼，兵力約二十九萬人。

總參謀長 楊杰

第一軍團總指揮 劉峙

第二軍團總指揮 陳調元

第三軍團總指揮 賀耀組

第四軍團總指揮 方振武

總預備隊總指揮 朱培德

砲兵集團司令 陳誠

後方警備部隊司令 錢大鈞

航空隊司令 張靜愚

鐵甲車司令 屠金聲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馮玉祥，兵力約三十一萬人

總參謀長 劉驥

第一方面軍總指揮 孫良誠

第二方面軍總指揮 孫連仲

第八方面軍總指揮 劉鎮華

第九方面軍總指揮 鹿鍾麟

騎兵第一軍團長 鄭大章

鐵甲兵集團司令 劉自珍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閻錫山

總參謀長 朱綬光

右翼軍總指揮 徐永昌

左翼軍總指揮 商震

中央軍總指揮 商震

海軍總司令 楊樹莊

參謀長 李景

第二艦隊司令 陳季良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李宗仁，兵力約二十四萬人

前敵總指揮 白崇禧

第七軍長 夏威

第八軍長 李品仙

第十二軍長 葉琪

第十三軍長 白崇禧兼

第十九軍長 胡宗鐸

第三十軍長 魏益三

第三十六軍長 廖磊

第七軍長 周燦

二、安國軍(又稱討赤軍)

大元帥 張作霖

第一方面軍團長 孫傳芳

第二方面軍團長 張宗昌

第三方面軍團長 張學良

第四方面軍團長 楊宇霆

第五方面軍團長 張作相

第六方面軍團長 吳俊陞

第七方面軍團長 褚玉璞

其所擁有的兵力及所負之作戰任務，則為：

一、孫傳芳軍 任由濟寧攻徐州，截斷國民革命軍第一、二兩集團軍聯絡之責。下轄孫傳芳之殘部第一、二、三軍及直隸補充團兩個旅。

二、直魯軍，亦即安國軍第二、七方面聯合軍團。其中二方面軍張宗昌負責魯南方面，七方面軍褚玉璞負責大名方面作戰任務。下轄第一至第三十一計為三十一個軍。

三、奉軍 亦即安國軍第三、四方面聯合軍團，以三方面軍張學良，暨四方面軍楊宇霆，共負娘子關、平型關、及沿京漢路南下之責。下轄第八、九、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二十八、二十九共十一個軍，及砲兵司令鄒作華，騎兵司令寶聯芳。

四、吉林軍 亦即安國軍第五方面軍團，任晉北方面作戰，下轄第十一、十二、三十、三十一等四個軍。

五、黑龍江軍 亦即安國軍第六方面軍團，

以總司令吳俊陞兼援軍總司令，其下僅一後備軍軍長齊恩銘。

日本軍閥橫出阻撓

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亦即北洋軍閥作生死存亡之最後掙扎。由上表可見，殘餘軍閥孫傳芳部，張宗昌部、褚玉璞部全部傾巢而出，張作霖之奉吉黑軍則除留置黑龍江之一個後備軍外，竟然全部出關作戰。其中兵力以奉軍最多，直魯聯軍次之，孫傳芳殘部又次之。雖號稱百萬，但實際兵力僅在六十萬人左右。

大戰初起，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及第二集團軍之一部，自徐州沿津浦線挺進，順利攻克沿線各重要據點臺兒莊、鄆城、韓莊、棗莊、臨城、濟寧、滕縣、鄒縣、曲阜、兗州、寧陽、金城。四月二十一日，各軍會師攻克濟寧，俘虜孫傳芳部極夥。二十二日肅清汶河以南之孫傳芳部，二十七日克泰安，五月一日克濟南，蔣總司令於當日午後進駐濟南市。第二集團軍則於四月初與奉軍在安陽一帶激戰。第三集團軍尤在晉陽、井陘、及平型關、雁門關兩線，與優勢之奉軍對峙，且連續遭受奉軍攻擊，其勢甚為危急。

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以犁庭掃穴之勢，大舉北上，進展神速，北洋軍閥之滅，指日可期。當第一集團軍力克濟南，併吞中國之野心終不得逞。於再度北伐之同時，日本即舉行駐華領事官員會議於大連，名為「東方會議」。會中通過侵華綱領，乃於民國十七年四月出兵山東，沿膠濟鐵路佈防，並與北洋軍閥勾結，駐兵濟南，不惜公然出面，阻撓北伐大軍之挺進。

十七年五月一日，第一集團軍攻克濟南，駐守濟南商埠之日軍，蓄意製造事端，釀成衝突，開槍擊斃我國士兵一名。復派出大隊，蠶擁而入國民革命軍戰地政務委員會交涉公署，將交涉員

蔡公時等十餘人慘殺，蔡氏並被割去耳鼻。後竟以機關槍向我軍民濫施掃射，以致造成重大傷亡，商肆民家亦多經搶劫。日軍復至我北伐軍駐軍地點，勒令我軍繳械，並以大砲轟擊駐軍地區。當雙方緊急會商救濟辦法之際，日軍大舉出動，濫殺無辜軍民，並且向我提出哀的美敦書，脅我自認爲慘案禍首。蔣總司令爲顧全大局，經再三考慮，決定改道北伐。留第一軍第二師李延年團，及方振武軍蘇旅之一團守備濟南。日軍復於五月八日發動猛烈攻勢，十一日守軍以寡寡懸殊，突圍而出，濟南遂告陷於日人之手。日軍入城後又大加屠殺，據濟南市黨部統計死難軍民達一萬一千另六十二名，物價金錢之損失則無法估計，是即爲濟南慘案，其後國民政府定五三爲國恥紀念日。

濟南之陷於日軍，直至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我國國際地位與日俱增，日本在備受國際壓力之餘，始由其駐京公使芳澤謙吉與我外交部長王正廷進行談判。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解決濟案協議文件，由雙方代表在南京正式簽字。五月二十日，山東日軍方始全部撤退。

北伐克功全國統一

北伐大軍渡過黃河，遶道繼續向北挺進，連續攻克高唐、恩縣、禹城、平原、德州等地。當時，蔣總司令轉赴京漢鐵路前線，指揮第二、三集團軍作戰。五月上旬，第二集團軍攻克順德、大名，第三集團軍亦於同時出井陘關力克石家莊，進入河北，六月一日在保定城郊擊潰奉軍主力，攻克保定。同日，第一集團軍攻克涿州，進逼天津，二集團軍之孫良誠克河間，六月六日下午，二集團軍之韓復榘部進抵北平市郊之南苑。平津兩地，均遵照蔣總司令之命令，不令一兵一卒入城，僅在三十里之外監視，一面以重兵壓迫，一面勸諭負隅頑抗之定國軍殘部繳械投降，平津

乃定。六月九日，蔣公中正以軍事告竣，踐履前言，請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十日國民政府委員會議決予以挽留。

自稱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於津浦、京漢兩線軍事一敗塗地，於六月二日被迫放棄平津，乘專車出關敗返瀋陽。詎料行抵皇姑屯，爲日軍所預埋之炸彈猝然爆炸，張受重傷，旋即死亡。六月四日，張作霖三子張學良暨楊宇霆、孫傳芳等匆匆出京，遣返瀋陽作緊急之處理。張學良卒能取得張作霖舊日所有部屬之擁護，繼任奉天督辦，並宣佈停止軍事，休養生息，澈底粉碎日人之製造東北混亂，分割中國之陰謀。張學良遂於七月一日通電全國，表示決不妨礙統一。二十八日復電其在北平代表邢士廉，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並願爲蔣總司令效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學良等聯名通電，宣佈奉、吉、黑、熱四省易幟。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歷時十七年之黑暗統治，至此宣告結束，中華民國統一大業，終於告成。

訓政時期的開始

依照孫中山先生手訂之建國大綱，北伐克功，全國統一，是爲軍政時期之結束，亦即訓政時期之起始。十七年八月四日，中國國民黨舉行二屆五中全會於南京，議決重要案件如次：

- 一、厲行以黨治政，以黨治軍。
 - 二、定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舉行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三、依建國大綱設立五院。
 - 四、軍費至多不得超過總收入百分之五十。
- 根據以上決議，全國統一後首務之急在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籌備召開。(一)五院之確立。(二)裁軍。
- 十七年十月三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決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中

國國民黨訓政大綱」兩要案，並即公佈。同時推選蔣中正、孫科、胡漢民、戴傳賢、李煜瀛、張人傑、王寵惠、吳敬恒、譚延闓爲五院組織法起草委員。「中國國民黨訓政大綱」之要點，厥爲下列各項：

- 一、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
- 二、訓練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
- 三、國民政府總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

十月八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決國民政府主席、委員，五院院長之人選如次：

- 蔣中正 蔣中正
 委員 蔣中正 譚延闓 胡漢民 蔡元培 戴傳賢 王寵惠 馮玉祥 孫科 陳果夫 何應欽 李宗仁 楊樹莊 閻錫山 李濟 孫科 林森 張學良

- 行政院長 譚延闓
 立法院長 胡漢民
 司法院長 王寵惠
 考試院長 戴傳賢
 監察院長 蔡元培

十月十日，全國各地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之下，熱烈慶祝雙十國慶紀念，首都南京並舉行閱兵。同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暨全體國民政府委員，五院院長，在中央黨部宣誓就職。

中華民國從此步入「建國大綱」中之訓政時期。國民政府蔣主席於十月十五日正式蒞臨國民政府視事後，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於十八日召開會議，陸續通過國民政府，五院之重要人選如次：

- 國民政府委員 張繼
 行政院副院長 馮玉祥
 立法院副院長 林森

司法院副院長 張繼
 考試院副院長 孫科
 監察院副院長 陳果夫
 軍事參議會會長 李宗仁
 參謀部部長 李濟琛
 訓練總監部部長 何應欽

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復通過
 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第一任內閣閣員人選如次：

內政部長 閻錫山
 外交部長 王正廷
 軍政部長 馮玉祥
 財政部長 宋子文
 交通部長 王伯羣
 鐵道部長 孫科
 工商部長 孔祥熙
 農礦部長 易培基
 教育部長 蔣夢麟
 衛生部長 薛篤弼

國民黨第三次全代會

依照「訓政大綱」，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之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於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揭幕。推舉蔣中正、胡漢民、譚延闓、孫科、于右任、古應芬、陳果夫等九人為大會主席團。同日，蔣主席通電宣佈自即日起撤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及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並發表「告全體黨員書」。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自三月十八日起舉行正式會議，迄二十八日閉幕，通過有關黨國大計之重要案件，約略如次：

- 一、建立黨務目標。
- 二、注重民衆運動。
- 三、整理軍事、改編國軍。
- 四、研究地方自治方略及程序，重點如下：
 1. 確定縣為自治單位，扶助其民治活動。

2. 制定地方自治法，使地方自治體成爲經濟政治的組織體。
3. 政府派員協助自治。
4. 自治之推行，至選舉完畢爲止。
5. 選舉蔣中正等三十六人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人傑等十二人爲中央監察委員。

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揭幕，推蔣中正、胡漢民、譚延闓、戴傳賢、孫科、葉楚傖等爲中央常務委員。

唐生智太反覆無常

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同時，由李宗仁所率領之前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桂系部隊稱叛，桂軍襲擊友軍，侵入湘境。先是，李宗仁等於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底肅清唐生智部，進駐武漢，兼控長沙，卽漸萌異心，企圖以華中爲根據地，與南京中央，分庭抗禮。民國十八年二月下旬，又發生桂軍侵湘情事，經國民政府下令澈查，命雙方軍隊駐守原地，不得自由行動後，李宗仁乃於三月四日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名義，在上海發表談話，聲明擁護蔣主席，促進統一。然而當時李宗仁等實已與改組派首領汪兆銘等，有所勾結。三月十一日，上海即發現汪兆銘等十三人具名反對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之宣言出現，汪李之勾串，彰明昭著，一面則桂軍五十二師師長葉琪暨十五師猶在湖南擴大變亂，向友軍猛攻不已，釀成所謂湖南事變。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迭曾通過警告汪兆銘，開除陳公博、甘乃光等黨籍案。國民政府亦下令李宗仁、李濟、李等，發表佈告將士文，除親自乘艦指揮軍事外，命劉峙爲討逆軍第二路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以劉峙居左，朱培德之第三軍居右，兩路夾攻，李宗仁之桂系部隊不支，全線崩潰，乃向鄂北總退却。十八年四月五日蔣主席進駐漢口，佈

告安民，桂軍三個獨立旅，繳械投誠，接受改編。李宗仁部下之師長胡宗鐸、陶鈞、夏汝懷等，全部投降，胡、陶等通電引退出洋，夏汝懷由蔣主席任爲湖北編遣特派員，桂系在華中之部隊，全盤瓦解。

惟改組派汪兆銘等利欲薰心，陰謀破壞統一，經桂系稱叛之挫敗，仍不甘心。一面唆使已返廣西之李宗仁，自稱「護黨救國軍總司令」，通電作戰，由廣西向粵境進犯。一面勾結素有倒戈將軍之稱，擁兵自重，正爲中央厲行裁軍而深切不安之前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聯合稱叛。十八年五月十五日，馮部將領劉郁芬、孫長誠、韓復榘通電反對中央，推馮玉祥爲「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破壞平漢，隴海兩線鐵路，炸燬鐵橋。當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又發現馮玉祥勾結蘇俄之證據，事件越趨擴大。二十三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開除馮玉祥黨籍，並革除本兼各職。二十四日，國民政府令：馮玉祥背叛黨國，着即褫去本兼各職，嚴緝拿辦。惟蔣主席仍於二十五日電馮玉祥促其悔悟，其後並曾邀約閻錫山、張學良出面斡旋，經馮玉祥以通電入華山讀書，邀閻錫山共同出洋等等欺騙手段，障眼之法，使局面和緩將及半年後，終以馮玉祥夙爲北洋軍閥遺孽，祇知擁兵自衛，攫奪地盤，中央之裁軍政策，既知其深切疑慮。而馮玉祥駐地關西一帶頻年飢饉，遂使其垂涎九省市場，居天下之中繁榮富庶之武漢，因而決心襲奪。以飽私壑。遂以其總兵力二十萬之衆，分兵九路，出潼洛，掠鄭汴，薄宛鄧，侵襄樊，出白河安康。十八年十月十七日，馮軍大舉出動，而由馮部將領宋哲元等二十七人，反對編遣，悍然叛變。十一日，國民政府令：宋哲元等免職緝拿懲辦，各該部隊着各路討逆軍分別剿撫。鹿鍾麟、劉驥圖謀不軌，免職拿辦。又陳公博等十人勾結軍閥餘孽，破壞國軍編遣，着京內外各機關協緝嚴辦。十

月十二日，西北軍攻抵洛陽，蔣主席遂於十四日下令討伐西北軍。

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蔣主席親赴漢口督師討馮。分自豫西、鄂西兩面迎戰馮玉祥之九路大軍。豫西以中央第五路軍及第一路軍擔任主攻，第二路軍作伴攻，策應豫西作戰，俟機以主力由鄂西襄樊方面截擊馮玉祥之主力，即向白河方面追擊前進並佔領之。

大戰旋即展開，十一月一日，蔣主席赴河南鄆城督師，當日中央軍先聲奪人，攻克登封、臨汝。五日，蔣主席親臨新鄭，指揮中央軍向西北軍開始總攻。同時山西省長閻錫山通電宣告就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十五日登封失而復得，西北軍已呈不支之勢，節節敗退。二十日中央軍克服洛陽，西北軍馮玉祥叛部狼狽西竄，閻錫山之晉軍漸次出動，二十二日西北軍大敗，退回陝州。二十九日中央軍先後佔領荆紫關、鄖陽、保康。豫鄂邊區叛軍，悉數肅清。

各地將領紛紛討唐

唐生智曾於寧漢分裂時期為虎作倀，移革命之師侵逼南京，民國十六年底蔣總司令復職，唐部為程潛、李宗仁、朱培德西征之師擊敗。惟唐之嫡系部隊尚有劉興、龔浩兩師計十八個團，門炳岳一師六團，安俊才一騎兵旅，暨孫殿英、馮華堂、戴民權、安榮昌等部，共約四至五萬人。另有砲兵兩團、警衛一團、憲兵兩營、飛機八架和鐵甲車八輛，實力相當雄厚。唐生智在武漢被圍，自付大勢已去之餘，曾經召集所部師長以上將領舉行會議討論善後，由他自己提出善後三案，可是他的將領都不贊成聯絡奉張和死守武漢那兩着笨棋，而贊成個人下野，保存實力。所以唐生智便祇有黯然通電下野買棹直駛日本。然而當他捲土重來時，他的實力却依然存在。

民國十八年底的討馮之役，唐生智自動投效

為前驅，蔣主席則寬宏大量，不咎既往，對他備予信任。十一月三日在許昌召開前敵軍事會議，會議結束之後，即曾下令前線各軍統歸唐生智節制，以劃一事權。這種統帥襟度，實有足多。唯討馮軍事告一段落後，中央為鎮壓反動，對鄂西及豫陝鄂邊區須部署相當兵力，以防西北軍之捲土重來。而兩廣方面，李宗仁、張發奎、黃紹竑會同圖粵，廣東亦待中央軍之大批增援。華中一帶，於是防務空虛。歸順中央之馮玉祥蔣部石友三，以為有機可乘，竟於其奉命援粵之際，在首都南京對岸之浦口，發生異動，經蔣主席迅速處置，石友三變生肘腋之計不成，遂退據蚌埠，自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十八年十二月二日石友三稱叛，五日，駐河南之中央第五路總指揮唐生智即在鄭州叛變，與石友三通電相呼應，自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由石、唐所自稱之職銜番號，顯然可見其與改組派有關。

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下令飭唐生智本兼各職，並通緝法辦，八日各地將領紛紛討唐，十二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決汪兆銘開除黨籍，並交國民政府通緝。同日蔣主席任命何成濬為第五路總指揮，楊杰為洛陽行營主任，負責討唐軍事。廣東方面，則以陳濟棠擊潰張發奎暨桂系叛軍，粵桂戰爭先行結束。中央軍乃得以全力應付討唐軍事，十四日唐生智部因中央軍之強大壓力，導致其內部不穩，退集許昌。二十七日，石友三復派代表赴京，向中央解釋上月有所異動之原因，叛軍之勢稍殺。十二月三十日中央軍剿唐獲捷，唐軍死傷甚眾，且有一旅三個團被繳械。十九年元月二日唐生智反攻駐馬店，又遭敗績，中央軍乘勝追擊，乃於元月四日將唐生智之主力全部擊潰，是役共擊斃叛軍七千人，俘虜五個團，鹵獲槍支六千餘支。元月九日唐生智請准下野出洋，所部解散，中央軍乃於十三日佔領綏河，將

殘餘叛軍一萬人全部繳械，討唐任務，至此宣告完成。

中原大戰與擴大會議

以汪兆銘為首之改組派政客，利用混跡國民革命軍行列中之軍閥餘孽，爭權攘利，破壞統一，各地叛亂時起，使中央軍南征北討，應付不暇，各個戰區生靈塗炭，哀鴻遍野。為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後，舉國又復陷於動亂之最大主因。繼民國十八年之兩廣事件、討馮、討唐等諸役，復有民國十九年之中原大戰，作總的解決。中原大戰出動兵員之多，與戰況之激烈，戰區之廣遠，較北伐之役誠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原大戰初起之際，全國計有兵額二百五十萬人，年耗軍費五億，而全年歲入僅為四億五千萬，須償外債一億元。餘數全用之於軍費，尚不足一億五千萬之巨。故中央積極從事裁軍，實屬無可迴免之舉。乃殘餘軍閥之必欲擁兵自重，擴充地盤，遂有持續不斷的叛亂發生。在中央之決策為實施編遣，中止內亂，以求全國之和平統一。於殘餘軍閥則全無是非、順逆、公私之辨，徒以達成私人慾望為目的。

民國十九年二月，在改組派政客之挑撥離間，推波助瀾下，全國殘餘軍閥之大結合已屆完成階段。二月二十四日，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為首之晉系、西北系、桂系軍閥暨其各級將領四十五人通電提出所謂黨統問題，汪兆銘立起作浮鼓之應。二十五日閻錫山下令動員，二十八日自建安村迎馮玉祥入太原，馮氏旋即秘密返抵潼關，部署一切。三月十五日西北叛軍鹿鍾麟等五十七將領通電擁閻錫山為海陸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十七日，馮玉祥向西北叛軍下動員令，二十日韓復榘、孫殿英進陷歸德，中原大戰開端。

三月二十二日，張學良電呈蔣主席，表明心迹

謂對鹿鍾麟等通電毫無所知。然而中原戰爭正趨激烈，三十日叛軍攻陷開封。與此同時，各地共黨紛紛趁機出擊，朱毛共軍轉趨大庾、攻陷南康，彭德懷等又在湘贛復起。各地情勢，至為危急。而於四月二日，閻、馮、李分別通電就任偽職。七日，由汪兆銘起草之北方黨務問題宣言稿，拍抵天津，瘋狂叫囂另行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失勢已久之舊日軍閥，開始四出活動，齊燮元、孫傳芳分自平津潛往太原，吳佩孚亦自四川發出通電，聲明即日日出川調停國是。十五日，閻錫山且委趙恆惕、唐生智為湖南招撫使。五月二十六日，李宗仁、張發奎率領所部三萬餘人，自廣西入侵湖南，並且迅即佔領長沙，攻陷岳州。

處此危疑震撼，分崩離析之局面下，蔣主席始終保持鎮靜，從容應付，其間曾一度過返奉化故里，熟思對策。而於全盤戰略訂定後，方於四月十五日，派定討逆軍之作戰序列如次：

中央軍的戰鬪序列

討逆軍總司令 蔣中正

參謀長 朱培德

第一軍團總指揮 韓復榘(西北軍新歸附中央者)

第十三路總指揮 韓復榘

下轄第二十、二十二、二十九師及騎兵第一師。

第十五路總指揮 馬鴻逵

下轄第六十四師，六十四師騎兵旅。

第二十六軍軍長 范熙績

下轄第四十六、五十五師

第二十一師

鐵甲車隊

航空隊

第二軍團總指揮 劉峙

第一軍軍長 顧祝同

下轄第一、二、三師

第三軍長 王均

下轄七、十師

第八軍長 葉開鑫

下轄第五十二師、新二十一師

第十一師

第四十五師

第五師

教導第一師

教導第二師

騎兵第二旅

第二砲兵集團

鐵甲車隊

航空隊

第三軍團總指揮 何成濬

右翼軍司令官 王金鈺

下轄第四十七師、第五十四師、新第四師。

中央軍司令官 楊虎城

下轄第十七師、補充旅

左翼軍司令官 徐源泉

下轄第四十八師、第二旅

第二軍軍長 蔣鼎文

下轄第九師、第六師

第十三軍軍長 夏斗寅

下轄第十三師

襄樊警備司令 范石生

下轄第五十一師、第四十四師、第五十三師

豫西警備司令 岳維峻

豫西邊防司令 樊鍾秀

武漢教導第一師

第一砲兵集團

鐵甲車隊

航空隊

總指揮陳調元

二十六師、山東警備第一、第二

兩旅及臨時指編各師。

討逆軍第一至三，及總預備軍團，悉為應付閻馮聯軍者，其總兵力計有三十三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兩警備旅，兩警備團，及豫西岳維峻、樊鍾秀等部，實力約三十餘萬人。

反觀叛軍方面之兵力，則閻錫山所部共步兵一〇七個團，騎兵十二個團，砲兵十三團，工兵八營，輜重兵八營，機關槍一團，憲兵十六營，鐵甲車四隊，飛機六架。實力約十六萬人。馮玉祥所部有步兵一百八十餘團，騎兵六團，實力約二十八萬人。兩部相加，實力在四十四萬人以上，益以其他零星附逆部隊約二十萬人，總兵力計達七十萬人之衆。就數量而言，當在討逆軍之一倍以上。而馮玉祥部之驍悍，閻錫山部火力之猛，又勝過北洋軍閥部隊多多。

南征北討大獲全勝

中原大戰既起，先是西北軍馮玉祥部與中央討逆軍在隴海鐵路沿線激戰，雙方互有勝負。自廣西入湖南之桂軍於攻陷長沙、岳州後，李宗仁、張發奎因湖南偽省府之組織問題發生齟齬，雙方意見相持不下。蔣主席乘李、張內訌，命軍政部長何應欽主持討桂軍事，六月十五日中央軍力克岳州，李宗仁等乃率桂軍退出長沙。蔣主席復命駐廣州之中央軍沿粵漢線北上予以夾擊，桂軍大敗。七月二日桂軍及張發奎軍退永州，衡陽以西討桂戰事告一段落。七月六日討桂軍收復全州，叛軍殘部潰散。十三日張發奎軍及李、白之桂軍再退桂林，二十日，張發奎通電下野，西南叛亂收平。

中央討逆軍南方之威脅既告解除，乃以全力與兵力倍於己方之西北叛軍搏鬥。隴海一線馮玉祥之西北軍攻勢凌厲，討逆軍與叛軍雙方損失均重。而六月下旬閻錫山之叛軍又傾巢而出，閻軍總兵力達十六萬人以上，配合馮玉祥之傅作義部

自山西侵入山東。二十六日閻、傅聯軍兵不血刃而陷濟南，守將韓復榘不戰而走。七月六日圍攻曲阜，曲阜守將第十一師師長陳誠寸土必爭，圍攻至七晝夜，方始擊退閻軍，曲阜解圍。

當山東及隴海沿線中央軍頻頻失利，情勢危殆，閻錫山、馮玉祥電促改組派首領汪兆銘北上，於是舉國之叛逆份子爭先恐後往北平集中，汪兆銘由歐洲急急返國，於抵達香港後旋即轉赴北平。七月十三日，汪兆銘、閻錫山、馮玉祥等在北平發起「擴大會議」，自認爲新的「國民政府」，以汪、閻、馮、李、唐紹儀等爲「國府委員」，並發表「總宣言」。擴大會議既爲全國叛徒之集合場，因而份子複雜，意見分歧，陳公博倡「民主集權」，梁漱溟唱「村治救國」，覃振主張「擁護治國」，……「擴大會議」正吵嚷不休，議論紛紛，蔣主席已變更戰略，重作部署，向叛軍展開全面攻擊。

蔣主席調集湘中得勝之師，開赴山東協同反攻。復於七月二十一日之決戰，一舉擊潰馮玉祥所部之主力，克復亳州，迫令孫殿英退向西北，潰不成軍。蔣主席遂迅速抽調隴海線之兵力，以劉峙爲總指揮，由兗州前方沿津浦路進攻，八月一日，全面總攻擊開始，六日克泰安，七日渡汶河，大敗叛軍，俘虜一萬餘人，獲步槍一萬餘支，大砲百餘門，輜重驟馬無數。八月十一日，復自界首左右之線再行總攻，叛軍節節抵抗，並調集其膠濟路李服膺馮鵬鵠各軍增援，經六晝夜之血戰，卒將叛軍壓迫於濟南附近，盡行擊潰，八月十五日，濟南克復，俘虜叛軍無算，步槍三萬餘桿，大砲二百三十門，飛機三架，八月十六日，蔣主席致電中央告捷。同時，閻錫山之零星殘部狼狽北竄。

但在北平由汪兆銘等所主持之「擴大會議」，則猶在覆敗前夕，企圖作最後之掙扎，九月一日「擴大會議」通電公佈「國民政府組織大綱」

「國府委員」，以閻錫山爲「主席」。叛逆份子當時之唯一希望，厥在利誘張學良，參與叛亂行列。因此，閻錫山於九月七日抵平，發表其「公平內政、均善外交」之所謂八字政策後，八日即致電張學良，願以北平「國民政府」各部長之半數悉由張氏支配，作爲換取其贊助之條件。

蔣主席爲一鼓殲滅隴海、平漢兩路之殘敵，蔣鼎文、朱紹良爲隴海路軍右、左兩翼指揮官，陳調元爲預備軍團總指揮。並以何成濬、劉峙分爲右、左兩翼軍指揮官，命蔣光鼐爲總預備隊指揮官，調集大軍，集中兵力。九月十五日，以陸海空軍總司令名義，下全軍總攻擊令，同日，石友三叛軍退出考城，表示投誠，十七日經一度激戰後，馮玉祥叛軍撤出臨潁，十八日，攻克許昌。閻錫山無法對抗中央討逆軍猛烈攻勢，通電下野，是日，張學良發表和平通電擁護中央，蔣主席乃指定東北軍接收平津，張學良旋即調遣東北軍，大舉入關，二十一日其前鋒董英斌旅即開抵平津接收，汪兆銘等紛紛逃入平津兩地租界。叛逆份子之幻夢，全部破滅。

隴海、平漢兩路之戰事，則於中央軍攻克許昌後，馮玉祥所部之吉鴻昌翰誠讓道，梁冠英等歸順稱降，二十八日中央軍克服蘭封，張自忠翰誠，十月三日開封亦下，馮玉祥之叛軍開始總退却，六日，中央軍克鄭州，壓迫馮軍殘部退過黃河。九日下洛陽，十三日討逆各軍分別回防，中原大戰、討伐閻馮軍事，至此宣告結束。馮玉祥入山西，暫住晉城，將所部交付其部將鹿鍾麟，鹿氏旋於十月二十日致電張學良，謂西北軍現由其指揮，願將全軍交由中央編制，請代向中央請示，二十四日鹿即通電解除軍職。二十八日「擴大會議」在太原散伙。十一月四日，閻錫山、馮玉祥通電即日釋權歸田，六日，汪兆銘逃抵天津，中央軍則順利推展，直抵西安。

中原大戰，歷時六閱月，戰況之酷烈，損失之慘重，爲民國史上所空前未有。馮閻聯軍死傷在十五萬人以上，中央討逆軍亦有三人陣亡，六萬人受傷。戰區被災之重，破壞之大，往後歷時多年迄未恢復。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蔣主席爲中原大戰結束，發表文告，昭示國人，嚴正闡明：

「寰宇之上，當其國家組織已臻健全，爲僅有制止叛亂之征誅，而無互訴兵爭之內戰……兩年以來，中央確保和平統一之征伐，尙有以甲乙相爭等觀者，順逆不分，邪正不辨，此而不正其視聽，則國是將何日而定？和平之保障又安得而致耶？中正認爲目前第一要義爲鞏固國家之統一，故一切可以寬大，而破壞統一之事則不可再恕；一切可以容忍，而危害國本之漸則不可復啓……」

自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連續戰亂，固使國入付出極慘重之代價，渡過最黯淡之兩年歲月，然所獲之收穫，是爲中國統一之真正實現。

五次圍剿爭取主動

與國民政府中央軍收平各地叛亂之同期，共黨乘勢蔓延，不斷構黨。共黨武裝部隊之建立，始於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時在漢口由共黨所率領之賀龍、葉挺所部，爲數約有一萬人左右，汪兆銘分共清共，倒入革命陣營，賀龍、葉挺即率部入贛，在南昌成立臨時政權，終爲中央軍所驅逐，乃逃向廣東，據海豐、陸豐兩縣，爲其紅軍基地。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事變，共軍佔據廣州三日，旋被擊潰，殘餘之衆且被逐出海豐、陸豐，進入江西省境，盤踞湘贛邊界之井崗山，獲一喘息機會，乃舉毛澤東爲「政治主任」，朱德爲「總司令」。

迨至民國十八年間，共黨藉沒收土地重新分配之號召，在江西境內，又復嘯聚一萬餘人。乃

再向福建邊區伸張，且在各地成立所謂「蘇維埃政府」。共黨遂蔓延於湘、贛、閩三省若干地區。

十九年中原大戰，潛伏各地之共黨乘機發動叛亂，攻城掠地，乘中央軍擊敗桂系調赴北方戰場，湖南防務空虛時期，且曾佔據長沙達十日之久。使中央深慮共黨之坐大，將成爲國家之重大威脅，乃於民國十九年十二月起前後動員三十八個師，十個旅，總計三十四萬四千人之家，對贛南、豫鄂皖邊區、鄂湘邊區之共黨，實施圍剿。並對鄂南、鄂西、贛東北、贛西、贛鄂湘邊區之共黨，實施清剿。

剿共戰事全面展開後，初期以共黨盤踞地區分散，戰區幅員遼闊，中央軍兵力單薄，部隊未盡協調，及保密程度不够之種種因素，遂使贛南第一、二次圍剿，及豫鄂皖邊區之圍剿，均遭共軍以內線方式，各個擊破。僅鄂湘邊區之圍剿，利用湖沼地障，彌補兵力之不足，而逐段封鎖推進，將共軍包圍於洪湖，會同湘省部隊及海軍，將共軍殲滅於華容一帶。

民國二十年五月，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並發表剿赤宣言，號召全民一致撲滅共禍。乃對贛南之共軍增調兵力，實施第三次圍剿，曾在黃陂以西包圍共黨主力，詎料廣東事件發生，共軍乘機鑽隙向西竄逃，並伏擊中央軍第五十二師，使其遭受重大損失。旋又有九一八變作，日軍佔我東北，中央軍抽調北上，三次圍剿又告結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愈亟，民衆反日情緒高漲，共黨遂利用反日心理發動政治攻勢，煽動學潮、工潮，並挑撥地方與中央之情感，製造政治分化。當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起，中央軍增援蘇浙皖省，共黨竟乘外患正烈之際，發動攻勢，企圖包圍武漢，威脅南京，襲擊抗日軍之側背，使其陷於兩面作戰之困境。經中央軍於贛州，正陽關分別予以擊潰。軍

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乃於淞滬停戰後，揭發共黨陰謀，宣佈「安內攘外」政策，迅即獲致全國朝野之一致支持。因自共黨手中，奪回略略之主動，使共黨內部頹形瓦解，共軍郭炳生、龍普霖兩師，相繼投誠。毛澤東迫不得已，伴電願簽訂協定，北上抗日，俾挽救其內部崩潰之危機，圖使風潮平息。

共軍二萬五千里流竄

於是，蔣委員長於十九年五月下旬，提出以政治與軍事並用之剿匪指導方針，任軍政部長何應欽爲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編組剿匪部隊一至九路軍，總兵力約三十三萬人，劃分六個地區，進行會剿及清剿。六月，共軍第二、四兩軍團，企圖截斷平漢線，打通漢宜路，蔣委員長決定先行肅清豫、鄂、皖三省共軍，親兼三省剿匪總司令，發動第四次圍剿，以不及三閱月之時間，肅清豫鄂、皖、三省共軍約十萬人，殘部二萬餘向西竄逃，徐向前、賀龍分別潛入川北及鄂西鶴峯，贛粵閩湘邊區之共軍主力，亦被逐回贛南，封鎖於黎川、資溪附近地區，正待繼續進行圍剿，而日軍侵我榆關及熱河，遂使第四次圍剿因中途停止而受挫。

二十二年五月，蔣委員長確定「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指導方針，調集中央軍、編爲東、南、西、北四路軍，以六十餘萬人之總兵力，黨政軍聯合作戰之新型總體戰，及既定之隔離、封鎖、包圍、殲滅戰略，對贛南、贛東北、贛西、贛鄂湘邊區，實施大規模之圍剿。幾經鏖戰，卒大破共軍於大雄關、潯灣、裏塔、黨口等地，方期順利推進。共黨勾結李濟、陳銘樞等策動第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發動閩變，宣佈成立偽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更定偽國號爲「中華共和國」元年，企圖以政治分化，挽救其軍事逆勢，突破中央軍之包圍，經蔣委員長以神速之攻勢，救

平變亂，復於二十三年二月，指揮中央軍東、北兩路軍，以分進合擊之戰略，向贛南步步進迫，節節築堡，逐次突破匪軍所謂之要塞地帶，於十月進抵寧化、石城、寧都、古龍岡、與國之線，與南路軍縮小包圍。與此同時，西路軍已肅清贛鄂湘邊區之匪，贛浙閩警備部隊亦摧破贛東北之匪，總計已殲滅匪軍十三萬二千餘人。共匪面臨總崩潰，遂先後由贛西、贛南突圍西竄，是爲其二萬五千里流竄之始。

朱毛共軍主力，乘我西南各省政治上之弱點，長途流竄，經湖南、廣西、貴州、雲南等省，而竄至川康邊境。在此期間，蔣委員長除命中央軍踞尾急追，各省部隊相機堵截，復組織參謀團入川，策劃川康滇黔四省之剿匪事宜。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蔣委員長入川親自督剿，並會轉赴黔滇。迫使匪軍竄抵川康邊境，與自川北向西流竄之徐向前部會合，然後將之圍困於毛兒蓋地區，共軍因補給不繼，饑寒交迫，死亡日衆，而軍心瓦解。其內部復由於逃竄路線，發生重大之歧見。二十四年九月，毛澤東與朱德張國燾、徐向前等爭論相持不下，於是分道揚鑣。由毛澤東率林彪、彭德懷兩股，突圍北上，過松潘阿坝草地，沿途迭遭中央軍及川軍之襲擊，死傷潰散頗衆。十月下旬，方抵陝北吳起鎮，投靠當地土共劉子丹，所存僅兩千餘人，聯合劉子丹亦祇三千餘人而已。

朱德、張國燾、徐向前等部共軍，則改向南竄，經西康之天全、蘆山、榮經等地，企圖入踞川西，進窺成都平原。但於二十四年十二月，爲中央軍薛岳部遊擊大敗，張國燾、朱德等退懋功，竄抵西康之甘孜。徐向前、董振堂股兩萬餘人，則竄抵河西走廊，爲馬步青所襲擊，在古浪全軍覆滅，董振堂陣亡，徐向前僅率數百人竄赴新疆，轉道赴俄。

原在湘西之共軍賀龍、蕭克兩股，因在湘西

已無法立足，亦行西竄，而於二十五年六月，輒轉竄抵甘肅，與張國燾等會合，改沿毛澤東北竄之路線，直至同年十一月間，方始到達陝北，與毛澤東等合流，其時，共軍殘部不足兩萬。

蔣委員長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偕張學良自洛陽抵達西安，業已訂定三個月內圍殲陝北殘共之計劃，詎料西安事變發生，張學良、楊虎城規持統帥，達兩週之久，毛澤東等乃得利用當時日本侵華孔殷，北方局勢動盪不安之機會，發出一抗日民族統一陣線之哀鳴，以要求停止內戰為藉口，企圖苟延殘喘於一時，中央軍剿共軍事，功虧一篑。

九一八事變東北淪亡

當中原大戰結束，中央軍前後發動五次圍剿，勦匪戰事，轉趨激烈。朱毛共軍勢呈不支，共產國際多方策勵日本侵華，民國二十年三月，日本由左傾份子一變而為右翼理論家之大川周明，煽動日本民間左右兩翼團體，動員萬人，陰謀政變失敗。軍部右傾份子乃決定對外挑起侵略戰爭。二十年四月，日本關東軍為萬寶山強租民田事件，殘殺農民甚多，釀成萬寶山血案，即係日閥挑釁行為之一端。六月，日本間諜中村大尉在外興安嶺屯墾區失蹤，關東軍乃藉此口實開始向南滿鐵路沿線增兵，並將旅順要塞砲若千門，移置遼寧日本軍營。此為舉世震驚之「九一八事變」，日方之預先佈置。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深夜一時許，日軍自行炸毀其南滿鐵路之長春線柳河鐵橋，謾稱係我軍所為，以製造其進行侵略之藉口，旋即不容分說，晝夜襲擊我瀋陽北大營，使我駐軍第七旅王以哲部損失甚重。而主持東三省軍政之邊防司令長官兼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張學良適在北平，張氏於接獲瀋陽方面電告後，最初仍認為係偶發事件，因而不惜委曲求全，冀圖和平解決，因而命

於是我軍節節退讓，坐使關東軍迅即佔領瀋陽全城，據有我瀋陽各機關，規持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勒令其簽立供狀，承認事變之起係由我軍挑釁，臧氏誓死不屈，為之絕食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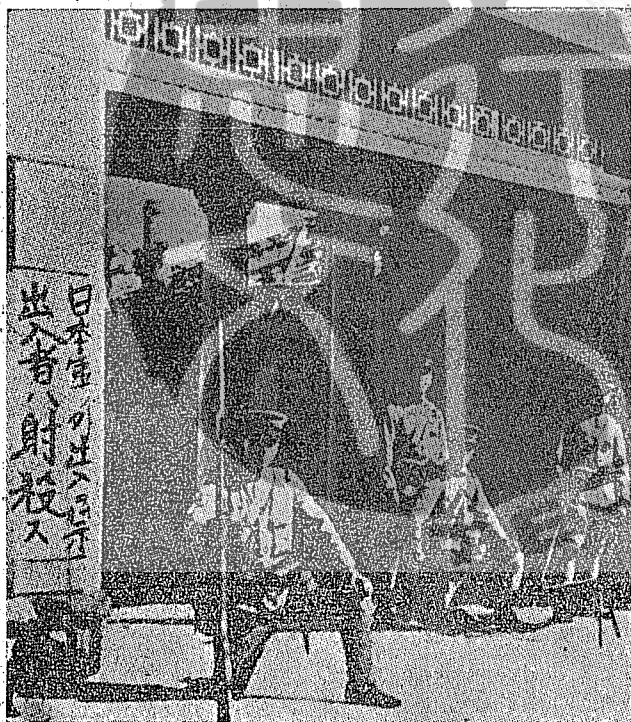
事變發生，日本關東軍及朝鮮軍之一部，在南滿鐵路自旅順至長春沿線之全部地區，同時出動。因此，二十年九月十九日，東北之鞍山、海城、開原、鐵嶺、撫順、四平街、長春、寬城子、營口、安東、本溪湖等重要城市，據點，悉被日軍佔領。二十日起，關東軍益更擴大其侵略範圍，陸續進佔熊岳、昌圖、遼源、通遼、洮南、吉林、蛟河、皇姑屯、新民屯等地，至此，我遼吉兩省，已入日軍之掌握。

警耗傳至關內，舉國為之悲憤交集，當時正值粵桂聯合稱叛，夥同唐生智之死灰復燃，分兵五路，入侵湖南。中央軍為防堵桂粵軍進窺，又度大舉入湘。當九一八變作，李煜瀛、張繼、吳鐵城電請粵方取消敵對行為，一致救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亦於次日電請粵方共赴國難，翌日即獲廣州覆電，表示願予息爭禦侮。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次日，我國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代表施肇基，立即向國聯提出報告，籲請主持公道。然則日本出席國聯代表芳澤謙吉旋即發表聲明，力請國聯不必重視此「地方事件」。於是，九月二十一日施肇基復根據盟約第十一條之規定，請國聯立即召集理事會，採取必要手段，保障國際和平。

當日本關東軍在我東北三省進行大規模全盤侵略之際，我國所能採取之行動，唯有一面與日方交涉，促其撤軍，一面訴諸國際聯盟及華盛頓九國公約簽字國，籲請主持正義。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國際聯盟理事會開會討論東北事變，施肇基力陳日軍暴行，要求國際聯盟立即採取制裁步驟，並決定日本對中國應付之賠償。日本代表芳澤謙吉起而反對，主張此事應由中日雙方直接進行交涉。但國聯理事會仍通過促日本從速撤兵。

國聯迭次作成決議，令



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瀋陽。以重兵把守各門禁止行人出入，貼出違者當場格殺之大字告示。

日軍撤退，遷我東北，並通知中日雙方各自阻止以擴大事態之行動。美國亦根據九國公約，照會日本，請其注意國際公約之義務。於是日本政府聲明對我東北領土並無野心，無意使事態擴大，尤其誣稱日軍已在逐漸撤退。但事實上日本陸軍當局猶仍按照其預定計劃，積極展開侵略行動。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日本關東軍集結重兵，向我新任黑龍江省主席之抗日英雄馬占山展開總攻，馬部浴血抗戰，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退守齊齊哈爾。並在該地成立黑龍江省政府。日軍進佔齊齊哈爾。民國二十一年元月二日，日軍入錦州，七日以張景惠為黑龍江偽省主席，十二日，日本軍閥侵略變本加厲，於據我東北三省之餘，復分兵三路入寇熱河，在大通一線與我激戰。

東北淪亡，局勢急轉直下，民國二十一年元月十五日，國際聯盟滿洲調查團正式成立，以英人李頓為團長。十七日，遜清廢帝溥儀在日人策劃之下潛赴瀋陽。三月九日，日本竟製造東北傀儡政權偽滿洲國，以溥儀為偽滿洲國皇帝。國際調查團於十月間發表報告書，宣佈日本侵略中國，偽滿洲國乃由日本軍之武力所造成，並建議解決辦法、方式及程序。民國二十二年國際聯盟會議，即以四十二票對一票，通過該建議案，日本老羞成怒，退出國際聯盟。

一二八淞滬大戰記

日本軍閥不費一兵一卒而順利攫我東北，食髓知味，氣益張，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藉口上海排斥日貨，竟使浪人暨海軍陸戰隊士兵，焚燬上海三友實業社工廠，殺傷到場維持秩序之華籍巡捕多人。是日下午並糾合日僑大隊，遊行示威，搗毀北四川路、虹口路一帶中國商店十餘家，混亂中有兩名日人受傷，日本駐滬總領事乃向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下列四點：

- 二、懲辦凶手。
- 三、賠償損失。
- 四、制止反日行動。

一月二十七日，日總領事復通知上海市長吳鐵城，謂在二十八日下午六時不獲滿意答覆，日方將採取自由行動。同時使其軍艦在黃埔江示威，調集海軍陸戰隊登岸佈防。二十八日晨日本海軍司令鹽澤通知上海租界當局，日方如不獲華方滿意答覆戰爭無可避免。上海市政府乃秉承中央意旨，竭力忍讓，如期答覆日總領事，表示完全接受其要求。

詎料日方得寸進尺，着着侵逼，一月二十八日深夜由其海軍陸戰隊逕行通知上海市政府，以保護僑民為名，要求我撤退開北駐軍，將防務交由日軍接管。並且不待我方答覆，即於我方當夜收到通知前十五分鐘，向我開北大通庵車站駐軍進攻，我軍被迫起而抵抗，一二八淞滬戰爭，從而爆發。

大戰既起，我方民心激憤，士氣高昂，國民政府為宣示抵抗侵略之決心，元月二十九日暫行遷都洛陽，以免首都受日方艦砲之威脅，迫我訂城下之盟。蔣委員長坐鎮南京，飛調中央第五軍之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增援駐滬力抗日軍之十九路軍。雙方激戰至三十餘日，頗我軍之奮勇作戰，誓死不退，乃使日本在華首度遭受重大挫折，日方之久留米旅團、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第十六等師團迭次增援，且曾四度更易主帥，仍不能越雷池一步，佔領淞滬。其間開北、曹家橋、廟行、吳淞諸役，日軍傷亡慘重，卒以其第十一師團主力強行登陸瀏河，使我軍腹背受敵，乃不得不於三月一日夜間轉進南翔附近之第二道防線，但仍阻日本十萬大軍於防線之外。日本之白川大將又於四月二十九日被韓國志士炸斃於虹口公園，日本侵略狂欲其勢稍殺，乃在國際聯盟嚴詞譴責，與英美雙方努力調停之下，五月五日與

我方締訂如下之停戰協定：

- 一、中國軍隊暫留駐現在防地。
 - 二、為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加入友邦代表為委員，協助雙方移交事宜。
-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六日，共同委員會成立，上海戰區，全部交我接管，淞滬之戰，乃在人心鼓舞，舉國振奮中光榮結束。

日寇逞凶侵我熱河

日軍進佔我東北三省後，各地義勇軍在舉國民眾之熱烈支持下，紛紛抵抗，為東北境內造成普遍之不安狀態，使日關東軍應付不暇，疲於奔命，因而牽制日本之盤踞滿洲，蚕食中國之西進侵略陰謀，達一年之久。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日本首相犬養毅被極右派之血盟團暗殺，軍方之積極進行侵略，益無忌憚。同時東北義勇軍亦漸為日軍大力收平，關東軍後顧之憂宣告解除，遂於民國二十二年元月且深夜十時，向我山海關守軍提出後撤之無理要求，次日即以重砲，炸彈掩護日軍向山海關展開猛攻，經兩日夜之血戰，我方守將東北軍何柱國所率之步兵第九旅，騎兵第三旅傷亡逾半，元月三日下午二時山海關陷落，日本切斷我與東北境內義勇軍之聯絡，並居高臨下，直接威脅華北平原。

同年元月二十一日，日本外相悍然宣佈滿蒙以長城與中國為界，乃以熱河為偽滿洲國之一部，尤以偽滿洲國之名義，發表聲明向我熱河進兵。二月十二日北方風雲日亟，我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乃警告日軍，倘若進攻我熱河，我國人民將以全力應付。二十三日，日外務省要求副長城內外為中立區，國軍自熱河撤退，當夜我政府覆文抗議駁斥，但日軍已兵分三路，向熱河兼程而進。時任熱河省主席之湯玉麟原為奉系將領，主政熱河已歷七年，囿於割據稱雄之軍閥地盤思想，於日方覬覦熱河愈亟期間，猶仍拒絕國軍進入

熱河佈防。二月十八日張學良抵達承德，偕湯玉麟聯名發表抗日通電，張學良所部之孫奎元，萬福麟、張作相等軍方始馳赴熱河境內增援，但已時不我予，日軍於二月二十三日三路長驅直入熱河，湯玉麟不戰而退，張學良所部經多日之苦戰，終告不敵，孫奎元被迫退往熱察邊區山地，萬福麟退守冷口附近長城之內，張作相殘部退喜峯口。

日軍據有熱河全境後，乘勝續向我長城各口步步前進，乃使華北情勢危殆。三月六日，蔣委員長自漢口專車北上，而於十日抵達保定，親自指揮抗日軍事。張學良則先期於三月七日電呈中央引咎辭職，八日國民政府明令通緝放棄職守，貽誤軍機之湯玉麟。蔣委員長旋即親赴北平召開軍事會議，命軍政部長何應欽接任張學良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急調商震、宋哲元、蕭之楚、徐庭瑤各軍分別接防冷口、喜峯口、馬欄峪口、古北口，佈署陣地，準備迎敵。另以于學忠部警備津沽，萬福麟部警備灤州，並命傅作義在懷柔、順義一帶構築預備陣地。長城各口抗日之戰於焉展開，經兩閱月之激戰，日我雙方，互有勝負，其後日軍第六師團突破萬兩軍結合之線，沿平榆國道推進，我軍乃於五月上旬，退守白河防線準備繼續抵抗。日軍方有鑒於我軍節節抵抗，力戰不屈，以其本身之戰線拉長，戰區擴大，兵力不敷分配，遂自動提議休戰。經英使藍博森之斡旋，雙方從事談判，而於五月三十一日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協議以延慶、昌平、順義、通州、香河、寶城、蘆臺之線以東以北直至長城之線，為非武裝地帶，中國不駐軍隊，由警察維持治安。華北危機，雖告解除於一時，但熱河已脫離我版圖。

「何梅協定」從何而來？

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軍閥之侵華步驟，並

未停止。自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日方不斷製造事端，作為挑起戰爭之藉口，我方以內部匪患正烈，國防軍之整理無從達成，抗戰準備，不盡充份，唯有處處忍讓，避免大戰之提早爆發。二十四年五月四日，天津振報主筆白逾恒因私通日本關東軍方，被我愛國志士刺斃於天津日租界。五月三十日，天津日軍在河北省政府門前示威，六月三日，復舉行基戰演習，作備戰姿態。九日，日武官磯谷，訪我華北軍政負責人何應欽，當面提出如下之六項要求，並限三日內答覆：

- 一、罷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河北省政府遷往保定。
- 二、中央軍第二十五師及第二師，撤出河北省境。
- 三、天津市長張廷謨、公安局長李俊襄即行更換；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北平分會政訓處處長曾擴情，予以免職。
- 四、河北省市黨部停止活動。
- 五、暗殺人犯逮捕嚴辦。
- 六、取消排日書籍。

當時，中央不欲事態擴大，指示何應欽全部承認日方之要求，而此一事件，遂於二十四年六月十日，由何應欽與日軍司令梅津，協定解決，是即日方所謂之「何梅協定」。同月十三日何應欽南下，向中央報告河北事件經過，旋又被迫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開始醞釀華北冀察兩區之特殊化，並由日本駐華北特務部長土肥原，唆使漢奸殷汝耕，在冀東成立偽組織，接受日方之操縱利用。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日外相廣田弘毅，與我國駐日大使蔣作賓會晤，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其內容約略如下：

- 一、中國政府須積極實行鞏固中日友誼關係之計劃。
- 二、中國承認滿洲國，實行中、日、滿在華北之合作。

北之合作。

三、中、日、滿共同防止共黨在中國之蔓延。

十月三十一日，蔣作賓返國述職，報告中日間之交涉，暨廣田所提之三原則，適值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南京，十一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在五大大會第四次大會中作重要外交報告，昭告世人，中國已有堅定抵抗日本侵略之決心，自效以後，在軍事上與外交上將不再讓步，藉對日方所提之「廣田三原則」，要挾我承認偽滿洲國，作當頭棒喝，全文要點如次：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還，繼續不斷的上海事件，華北事件，接踵而來，全國上下，均陷於極度煩悶苦痛之中……苟國際演變，不斷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當為最大忍耐，復以不侵主權為限度。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從此，全國同胞振奮鼓舞，埋頭努力，共作抗日戰爭之積極準備。（待續）

中外雜誌第七卷合訂本現已出版，歡迎郵購。

精裝定價壹佰元平裝捌拾元

本誌第七卷第一至六期已出齊，為供應讀者需要，特將各期存書裝訂合訂本，精裝每冊定價壹佰元，平裝每冊捌拾元，存書無多，請速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合訂本僅供讀者郵購不另發售。（郵票通用）